

姚雪垠書系

2

# 商洛壯歌

●《李自成》之二●



## 出版说明

《姚雪垠书系》收姚雪垠(1910—1999)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

《书系》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并遵照著者生前的设想,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

《书系》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时评、通讯、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文学论文、史学论文、讲演录、访谈录、书信、译作等,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先小说后其他体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同时参照初版本、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油印稿、录音整理稿,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视具体情况,或原封不动,或稍作整理,或添加注释。其编辑经过,则以“本卷说明”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

限于水平,《书系》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姚雪垠书系》编委会

1999年7月

## 本卷内容提要

崇祯十一年冬,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于明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但他没有灰心,而是退入商洛山中惨淡经营。次年端阳节后,按照原先的承诺,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李自成不顾部队中瘟疫流行,十分之四的义军都已病倒,也公开打出了“闯”字大旗。幸而高夫人率部前来会师,曾经离去的郝摇旗也回到了商洛山中。

十二年六月上旬,更多的将士包括李自成本人都染上了瘟疫。这时,郑崇俭、丁启睿在崇祯的严旨切责下,急忙调兵前来“围剿”,第一次主力中了义军埋伏,仓惶败退后,于七月中旬重新调集大军,分数路前来进攻。由于驻守石门谷的杆子人马极不稳定,宋家寨的土豪又同官军暗中勾结,遂使本来兵力不足的义军形势更加严峻。李自成、刘宗敏、高夫人等在极其险恶的境遇中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们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此前,举人牛金星曾被尚炯从北京邀来商洛山中与李自成一晤,回河南搬取家眷时被捕。这时获知他已被判死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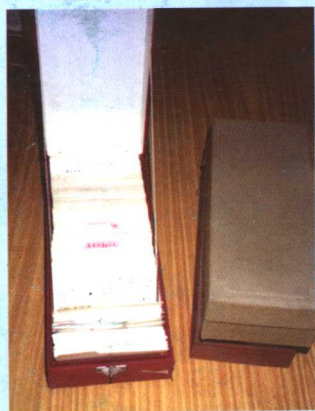


姚雪垠

(60年代中)



翻阅卡片(80年代中)



离京外出时携带的临时卡片箱

为创作《李自成》积累的卡片



《李自成》部分手稿



与妻王梅彩、《李自成》第一卷责任编辑江晓天在北京寓所书房



与妻王梅彩、助手张葆辛在居庸关



《李自成》第一、二卷



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版、香港版《李自成》

## 目 录

|         |                  |     |
|---------|------------------|-----|
| 从北京到商洛  | (第 1—3 章).....   | 1   |
| 张献忠谷城起义 | (第 4 章) .....    | 113 |
| 夫妻会师    | (第 5—6 章) .....  | 141 |
| 北京的忧郁   | (第 7 章) .....    | 183 |
| 商洛壮歌    | (第 8—22 章) ..... | 207 |

## 从北京到商洛

### 第一章

由于清兵的主力移向山东,洪承畴、孙传庭和别的援军陆续到达畿辅,北京城的局势缓和多了。尽管并未解严,但为着皇帝、贵族、达官、富人以及宫廷的需要,一年一度的灯市又开始了。

西从东安门外起,东到现在灯市口大街的东口止,约摸二里长,几条街全是灯市。每年从正月初八日开始,到十七日结束,共有十天。白天是市场,晚上看灯。在灯市场上,会集着各地商人,有南北两京的、各省的、以及外国的各种货物。从年代和范围上说,有三代以来的各种古董,有时兴的锦缎、绛罗、刺绣、布匹、手工艺品、家常用具,还有西洋的自鸣钟和稀奇玩艺儿。商肆按行业分类,各占一段街道。一吃过早饭,大小街道都涌着人流,到巳时后就拥挤不堪。人们有买东西的,有看热闹的,有看稀奇开眼界的,也有专为着看人的。人们有时被踩掉了靴、鞋,有时被扒走了银钱,有时被挤散了同伴或孩子,叫叫嚷嚷,呼呼唤唤,像锅滚似的。俗话说,灯市是“九

市开场”，就是指附近的许多街道和胡同在灯市期间都随着热闹起来。

晚上，店铺关门，通夜赏灯，放烟火。沿着以灯市口大街为中心的东西长街，两边尽是彩楼，南北相向，朱门绣户，画栋雕梁。楼上有帘幕的多是勋家、贵戚、大官宦和缙绅眷属。每座彩楼的租价，一夜就得几百串<sup>①</sup>钱。从灯的质料说，有烧珠料的、夹画堆墨丝的、五色纱的、明角的、纸的、麦秸的和通草的。从形式说，有百花、鸟、兽、虫、鱼、走马灯……巧夺天工。至于烟火，也是花样繁多，令人惊叹不止。各种乐队，各种杂耍，通宵演奏。另外，这儿那儿，有队队童子彩衣击鼓，从晚到晓，叫做太平鼓。通宵男女拥挤，人山人海。

今年的花灯和烟火虽不如往年热闹，但也相差不远，只是乡下的灯进城来的较少罢了。

正月十四日是灯市进入高潮的第二天。这天上午，有一个相貌不俗的中年人，生着疏疏朗朗的三绺胡须，穿一件半旧的圆领羊皮袍，戴着方巾，眉宇间含着几分郁悒神气，骑着一匹驴子，从西城来到东城，在东长安街向王府井的转角处下了驴子，开了脚钱，慢慢地往灯市走去。一边走一边颇有感慨地低声吟道：

近畿才消灭火红，  
太平灯市闹春风。

---

① 串——一千铜钱叫做“一串”。当时银价大约是一千二百钱一两。在以后几年中银价不住飞涨，变化很大。

感时诗就心如捣，  
踽踽游人笑语中。

这个人就是医生尚炯对李自成所说的举人牛金星，他来到北京已经几个月了。

越走人越挤，生意越热闹，使牛金星不知道看什么好。有时他想站在一个店铺前仔细看看，但正在看着，又被人潮推向前去。他走到一个较大的珠宝店前，由于好奇，进去随便观赏。这个店里的广东老板正在请一位太监看一颗很大的珍珠，几尺之外，光耀人目。牛金星知道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径寸之珠”。他不敢走近，也不敢问，只听那个太监说：

“三千两不能再少？”

商人极其恭敬地回答说：“实在不能再少，公公。田皇亲府上的总管老爷已经来看过，叫小的把这颗珠子给他留下。只是公公喜爱，我才敢卖给公公。要是在往年，像这样的宝物至少可以卖四五千两银子。今年生意差一点，又是公公想要，作价三千两卖给公公，赔几百两银子算小的的一点孝敬，以后仰仗公公关照的时候多着哩。”商人随即走近半步，嘻嘻地笑着小声说：“以后里边采办珠宝，只要公公垂爱，照顾小的一下，什么都有啦。”

太监又把珠子端详一阵，说：“好吧，我留下吧。其实我也不打算用它。我看这颗珠子还不错，送给我们宗主爷<sup>①</sup> 嵌在帽子上，倒是很好。”

① 宗主爷——明朝太监们对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尊称。

牛金星第一次看见用三千两银子买颗珠子，骇得张嘴瞪眼，不由得摇摇脑袋。看见太监向他扫一眼，他赶快一转身退出了珠宝商店。当回到人潮中继续向前拥挤时候，他禁不住喃喃地说：

“一颗珠子的价钱在乡下要救活多少人家！”

刚吐出这句闲话，正担心有东厂的人听见，果然有人从背后照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颇觉意外，又惊又喜。“啊啊，是你！”他立刻抓住拍他的这只手，正要往下说话，那个人赶快使个眼色，说：

“这里人太挤，咱们出去找个地方畅叙吧。”

他们回头向南挤去，看见金鱼胡同里的人稍稍稀，就从抚宁侯朱国弼的府第前穿过去，转了几个弯子，来到了东长安街。牛金星急于想知道这位朋友的来龙去脉，看见身边没有人，边走边问：

“你如今……”

尚炯不等他把话说完，抢着说：“启翁，你没有料到吧？我是年底到京的。好容易找到足下！”随即向左右一看，放低声音说：“我现在改名常光甫，以字行。籍贯是内乡。”

牛金星点点头，问：“下榻何处？”

“住在前门外仁寿堂药铺里。弟一到京就向河南同乡打听老兄消息，昨天才打听出尊寓在西城皮库胡同。今早去尊寓趋谒，不想大驾已经出来，不胜怅惘之至。询问贵价<sup>①</sup>，知大驾来看灯市。我回到仁寿堂交代几句话，便赶快来灯市相

---

<sup>①</sup> 价——仆人。

寻。原以为此处九衢纵横，人山人海，无缘遇到，只好晚上再登门叩谒，没想会看见老兄在珠宝店中。数载阔别，常怀云树之思<sup>①</sup>；今日邂逅相逢，快何如之！”尚炯说到这里哈哈地大笑起来。自从离开商洛山中以后，他在同有身份的人们说话时故意文诌诌的。

金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热情豪放。”

尚炯在朋友的脸上端详着说：“阁下也是风采犹昔，只是鬓上已有二毛<sup>②</sup>了。”

“唉，光阴荏苒，不觉老之将至！足下近几年寄迹何处？何以知愚弟来京？”

“去年冬月，弟因事有谷城之行，路过老河口，遇一宝丰香客，始知兄有官司纠缠，来到北京。目下贵事可已办妥？”

“没有。目前奸贪横行，公道沦丧，谁肯仗义执言？愚弟深悔此行！”

“究竟所为何事？”

“一言难尽。”

“仁寿堂离此不远，请到敝寓畅谈。”

“好，甚愿一倾积愆。”

尚炯下榻的仁寿堂是一个有名的老药铺，兼营参、茸、银、燕等贵重药品的批发生意。尚炯路过西安找当铺办理汇款的

① 云树之思——从前知识分子口头上和书信中常用的话，指朋友阔别后相思之情。典出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渭北指杜甫所在地，江东指李白所在地。

② 二毛——黑发杂有白发，古人称做二毛。

时候,那个同李自成部队有秘密联系的当铺伙计拜托管账先生给尚炯写了一封书信,介绍他到京后在仁寿堂落脚。他扮做贩卖贵重药材的行商,从西安来的时候带来许多真正的藏红花、四川银耳、犀角和麝香,打算回去时带一些高丽参和燕窝之类。仁寿堂原来只把他当做一位有钱的客官,殷勤招待。后来一位邻家妇女上吊,大家认为已经死了,经尚炯扎了一针,灌下去一剂猛药,过了两个时辰,竟然活转。又有两次外科难症,别人认为不可救药,经他着手回春。从此仁寿堂的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得的医生,对他更加尊敬。

当尚炯同牛金星来到仁寿堂药铺时,梁掌柜赶快起立相迎,拱拱手笑着说:

“常先生,刚才派两个伙计去灯市上找您,倒是大驾自己回来啦。”

“何事如此火急?”

“刚才王给事中王老爷亲自驾临,请台驾去替兵部杨老爷治病。杨老爷长了一个搭背,群医束手,十分危险。务恳台驾费神一去,妙手回春。”

尚炯正在犹豫,牛金星忙问:“是哪位杨老爷?”

梁掌柜说:“听说是兵部职方司主事杨老爷,两月前奉派赴卢总督军前赞画。新近不知为何事贬往外省做个小官,正要出京,竟然害了这病。也是这位杨老爷性情耿直,一时看不开,窝了闷气,所以病势日渐沉重。还听说,他的公馆里连他的后事都准备了。”

牛金星和尚炯同时心中一动,交换了一个眼色。虽然他们同杨廷麟并不认识,但是他们对于杨廷麟是怎样一个人却

都清楚，特别是弹劾杨嗣昌这件事和那封奏疏，在京师哄传一时，他们都能够背得出“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的名句。

“赶快去，常兄，义不容辞！”牛金星怂恿说。

“可是你我好容易见了面，还没有谈几句话哩。”

“听说杨主事住在舍饭寺，离敝寓不远。我眼下先回去，在敝寓恭候如何？”

梁掌柜慌忙说：“常先生务必费神一去，一则听说这位杨老爷在朝中颇有风骨，众所仰慕，二则是王给事中亲自来请，十分诚恳。至于这位先生，在下尚未请教，请留在敝号便饭，等候台驾回来。这样如何？”

尚炯介绍说：“这位是河南举人牛启东牛先生，愚弟少年时同窗好友，多年不见，不期在灯市上邂逅相逢，正如俗话说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尚未一叙阔别之情，梁掌柜，你倒出一个应急题目叫我去做！”他哈哈一笑，转望着金星问：“启翁，你留在这里等我好么？”

梁掌柜一听说是他的同窗好友，又是举人，不等金星回答，重新向金星施礼，留得越发殷勤。金星同梁掌柜不熟，不愿相扰。他想趁这时往正阳门内一位朋友处谈一件事，再到西长安街一位同乡家里取点东西，坚决不肯留下，告辞先走，约好中午在他的寓处等候尚炯。尚炯到后边打开皮箱，取出两样药品和刀子、镊子、钳子，骑上仁寿堂替他雇好的脚驴往舍饭寺去。

牛金星在同乡和朋友处没有多停留，匆匆地赶回下处，等候尚炯。午时过去很久，还不见尚炯来到。虽然他明白尚炯去给杨廷麟治病是件大事，比他们的谈心要紧得多，而且他也明白尚炯在杨公馆必然要耽搁很久，被留下吃午饭也说不定，但是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尚炯近几年的生活情形，心中如饥似渴，巴不得这位不寻常的老朋友赶快来到。特别是由于他近几年抑郁无聊，对世事不满，受人欺负，来京城碰了钉子，看透了朝廷的腐败和“亡国”征象，这就使他很想在同尚炯的谈话中多知道一些关于“流贼”方面的情形。至于这些“流贼”日后会同他发生什么关系，他倒不曾想过。

平时一回到屋里，他就手不释卷地读书。近几天，他正在读《贞观政要》和《诸葛武侯集》。现在趁着等人时候，他又摊开来《贞观政要》。但是读了几页，他的思想就从书本上离开了。他把书掩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尚炯真是奇人，奇遇，更兼奇行，他的脸上不觉露出来赞赏的微笑。

他还不能想象尚炯在农民起义部队中如何生活，有些什么活动，所以只能用一个“奇”字评论他的朋友。他自幼喜读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他自己的身上也有些游侠精神，但是他觉得尚炯比《游侠列传》中的人物更进一步，竟是跟着“流贼”造反。特别使金星感到奇怪的是：尚炯来到北京做什么？难道是因为李自成被打垮了，他逃出命来，决计从此洗手，改名换姓，要做个药材商人过一辈子？……

一大串问题在金星的心上盘绕。想着想着，他又觉得尚炯是一个危险人物，同这样的人不可来往太多，最好今天见面之后，以后不要多来往。他有点害怕，万一朝廷的打事件番子

查出来常光甫就是投“贼”多年的尚炯，牵连了他，会惹出滔天大祸。这样一想，他的渴望朋友速来的心情忽然冷了大半。他甚至后悔，不该约尚炯来他这里。

约摸在未初时候，尚炯匆匆来了。牛金星看见他满面喜色，忙问：

“如何？幸遇你这位高手，想来可以痊愈吧？”

“看情形好像不碍事啦。幸而我带有两种药，一种是内服的，一种是外用的，对这种毒疮很有奇效。不过，明天再去一趟，才敢说有没有十分把握。”

“这种病，恐怕心境好坏很重要。”

“正是此话。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治心。但愿杨赞画能把心境放宽一点，药物才能够完全奏效。”

牛金星又问了问杨廷麟的病情和尚炯如何动刀，以后打算如何治法，知道尚炯这几年在“流贼”中医术大进，大为惊异。特别是当听到尚炯说他用了—种秘传丹药，叫病人温酒服下，过了一刻工夫，割治时病人毫不疼痛，金星拍案叫道：

“妙！妙！不想我兄有如此神技，虽古之名医有所不逮，堪入《方技列传》<sup>①</sup>而毫无愧色！”

“过奖，过奖。其实三国时候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即知使用蒙汗药，名曰‘麻沸汤’，不过著《三国演义》者为要将关公写成神人，不肯写出华佗曾用麻药罢了。”

“对！对！弟读书数十年，不求甚解。你这一句话提醒了

<sup>①</sup> 《方技列传》——我国有些正史中有《方技列传》，其中有最著名医生的传记。